

第四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这 雨……

郭艺桥

(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0 级)

我活过，爱过，写过，这就足够了。

——题记

下雨了。终于在天津，盼来一场雨。道路两旁的高大乔木散发着清爽幽香。这雨，这静谧，让我恍若隔世。

有点想哭，因为又想家了。

友人来信说：“谁不想家呢？说不想家是假的。但想家的时候是温暖的。我不想那个城市，只想那里的人，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人。”

我却想那个城市，想那个城市中每天都要走的路，想那个城市阴沉的天和时常有的雨。那天和雨都是很多心情的见证。这雨，也让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你，在记忆深处的——你。

本来已经把你割舍，还原为一个梦，你却从梦中伸出温存的手，抓住了我，牵动着我的心。雨珠落下，一点一滴舔着我的脸。我仰起头，舒一口气，任自己弥漫，在这无边的雨丝里。我飘飘欲仙，早已忘却今夕何夕。我看到你深情的目光，从灰色的调子里凸现出来，闪闪的，紧紧跟随着我。我的脸红了，局促不安。一如多年以前。

我们的故事是由一个个片段与一封封信拼凑起来的，忽隐忽现，如岚遮云绕的山峦。高二时，通信中断了，大学里却意外收到了你的信。

让我动容的，是你的平静。“这么久了，我带给你的，是我所希望的快乐吗？”字迹是平静的，亲切而缓慢。你似乎在洁净的信纸上描绘着自己的心。那是一颗馨香的卷心菜的心，它生长在春日潮湿的野地里，它是温热的，跳动的，晶莹充盈。我不敢用手指去碰，我想一碰，它会流泪的，心中的泪。

而幸福的我，拥着你温暖的心，拥有着真实的梦。

我承认我是喜欢你的，从看见你的第一眼起。我也知道，从看见我的第一眼起，你就记住了我。你和我，我们，似乎是熟识的。那时我们上初一，在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的班级。

“从知道你到现在，快八年了吧。”你说。我没想到这份情居然是沉甸甸的，一直以为那只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的游戏——记得当时的你，那么顽皮，那么一副无所谓的神气。

你终于找我“谈话”了，那是初三。华灯初上的街道人不多，只有温情的万家灯火摇曳在浸透凉意的雨幕里，也摇曳在我眼里。雨很小，却不断。那是春日，花草树木都悄悄萌动着自已，把喜悦撒播在空气里。放学了，走出教室，你站在那里。你说，一块儿回家吧。

两辆自行车慢慢地并行在雨中，本应该很惬意。我却显然相当慌张，一个劲儿让车把往你那儿撞。几次，我紧握车把的手碰到了你的手。你只是不停地往边儿上让。

根本不敢侧脸看你。我觉得自己的脸紧绷着，脖子也梗在那里。仿佛被点了死穴，动弹不得。“你好。”你很礼貌，只是声音像所有十三四岁男孩儿的声音一样难听。我想笑，脸却绷得更紧。“不要

那么严肃嘛！”你似乎在恳求，更像是戏谑。——哪里是严肃，分明是害怕呀！我好着急，但更害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从没有一个人让我如此害怕呀——哪怕是爸爸要打我的时候！怎么回事？

无法控制自己了。我的眼光直呆呆地盯着前方，表情僵硬，舌头也直了。心里塞进了一个气球，它的气被越充越足，我在努力稳住，不让它炸裂。可是身上出汗了，寒毛都树起来了。我强烈地觉得你是一只要吃我的老虎，“快跑！快跑！”心里甚至敲起了鼓。可是一切像是梦中，我的脚软得像海绵，跑不动；声音小得像蚊子，喊不出“救命”！

你一定在得意地窃笑吧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知道自己很失败，知道我鬼使神差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才稍微清醒了些。我清楚那并不是我想说的，可有并不清楚想说什么。只是有种压力，让我身不由己。

真的告别了你和另一个同学回家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浑身滚烫，累极了。天黑了，行人更少了。身上湿了，风吹过来，突然有种异常冷清的感觉。怅然若失。一切都让我太不能理解，匆忙混乱得如一阵旋风。我完全不明白发生的这些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的背影，在雨中，渐渐远离。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你说了什么。仿佛你在辩解？仿佛你有点委屈。

——知道了。我累了。好在你走了。可是为什么，我那么用力地把你的背影吸入我的脑海？那个风雨中清瘦的背影。

年少的无知是可爱的。我只知道校园里那些高高瘦瘦的背影总让我心动，因为认不清哪一个是你；我只知道你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我身边，在我毫无戒备时突然出现；你的双眼总跟着我，我能感觉到那眼光，而且我躲不开，抹不去。

多年以后，我久坐窗前，望着北方偶有的雨，吮吸着恍似家乡

的湿润空气，手握着你的信。这雨一定是你带来的，一如多年以前我们并肩骑在熟悉的街道一块儿品味的那场雨。柔柔的，扬扬洒洒，如你一般向我娓娓述说着，无意停歇。

我原是离不开雨的，我原是为雨而生，生在雨中，生而为雨的：这是终于不再年少不再无知的我，在无雨的北方想了很久终于想通的道理。

你也已不再顽皮，也没有了那无所谓的神气。你朴素地立在这雨中，向我挥手。一回头，我触到了一种坚硬而闪亮的东西，那是你不再柔嫩的，心。

至于我，其实一直深爱这雨，藏它于心底。